

越戰的政治戰線

陳紹賢

在現階段的越戰中，越南和美國都有國內政治戰線的困擾。美國還須單獨周旋於國際政治戰線上。這種周旋的目的，在促進「以戰求和」政策之成功。可是由於共謀操縱了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，華府之於國內外政治戰場都已失却主動了。要挽回頹勢，而達成真正的和平，除了改取積極的求勝政策，誠恐別無他途。

最近美國副總統韓福瑞在德州伍斯堡演說，指出美國有理由可對越戰抱有信心。因為「我們在四大戰線——經濟戰線、政治戰線、外交戰線和軍事戰爭上，都全部獲勝。」詹森總統於七月初的記者會中有說，越戰迄今，美國在越南幫助完成經濟、政治和教育等具體進步，可謂「另一戰爭的勝利」。他的所謂「另一戰爭」是對軍事戰爭并提的另一名詞。包括對貧窮、動亂、疾病和無知等作戰的戰爭。他對「越戰」作這樣的二分法，比起韓氏的四分法，似乎較為簡明。

近年來，尤其在今年二月檀島會談之後，越南得美國增強經濟和技術等援助，若干地區——包括湄公河下流的經濟和社會建設都有長足的進步。但因戰爭升高而產生的難民問題，也就更形嚴重了。儘管越南政府對越共地區逃出的難民，將完成七十萬畝耕地的分配，但從政治觀點看，整個難民問題距解決的目標尚遠。如何使一百幾十萬難民在消極上不至被越共利用；在積極上能作更有效的處理，以增進團結保鄉與生產建設的功能？這是目前越南國內政治戰線上的問題。

今年春初，阮正詩事件發生，佛教徒受共謀煽惑，釀成反政府騷動。由於阮高祺總理的意志堅定，應變得當；加以美國鑒於吳廷琰政府傾覆後所得的慘痛經驗，深知只有支持阮高祺政府，方可免蹈過去的覆轍。因之果然內爭得到和平的解決，政局安定下來。早在事變之初——三月十七日，魯斯克

國務卿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聲稱：「阮正詩事件不至嚴重地威脅阮高祺政府。」這已可意味到：華府對越南的內部政爭，是不得不干預的。

越南政府籌備實施憲政，正在開始進行中。他們預定於一年內完成三項程序：一、選舉制憲會議代表；二、制憲會議制定憲法；三、選舉并成立立法議會。對於第一程序，他們已定期今年九月十一日舉行選舉。反政府的佛教化道院已聲稱，他們的信徒決不參加這項選舉。越共也已有特種組織，企圖使用恐怖手段，破壞此次的選舉。河內且已公開宣告，越共將「粉碎」這天的選舉。這也是越南政府面臨的國內政治戰線。

越共的這種陰謀，美國早已有情報。本月廿日，詹森在曼徹斯特（Manchester, N. H.）演說中提到：「共黨不要越南的這些選舉成功。他們對越南的民間領袖們將作更多的綁架、勒索、謀殺和劫掠，以及更多的舉行與破壞選舉的行為。」果然，過了兩天，合眾國際社西貢電：「今天（廿二日）越共份子在西貢實行旋風式的恐怖行動。越南官員認為那是有計劃的行動，為破壞將來臨的選舉。」越南政府求此選舉成功，具有決心。（阮高祺曾宣誓：「即使流他自己的血，也必把選舉完成。」）且準備工作周密，將能克制敵人的陰謀，而底於成。

佛教徒當仍為越共所要利用的對象。但他們於今春叛亂失敗之後，組織解體，羣衆離心。今日化道院的號召力已甚微薄，將來聽命抵制選舉的人必少。政府已宣佈合格選民約五百五十萬；其中在越共控制區的約五十至六十萬。除此不計，選民實際人數約近五百萬。最近韓福瑞在哥倫布（Columbus

Ohio)談到此一問題，他預料有五百萬的三分之二投票。果如此，越共對佛教徒的煽動陰謀也將不會得逞了。

二

對付越南國內的政治戰線，美國站在協助的地位，正像她在越戰的初期，軍援越南作戰所處的地位一樣。但是對於越南境外的國際政治戰線，她向來是單獨負擔的。無論對匪、俄從事政治作戰，或對盟邦與友邦作對敵政治戰的協調，都是她直接承擔的。

美國於今之越戰與昔之韓戰，有一迥然不同的情勢，那就是在韓戰時沒有今日這樣的國際政治戰線。韓戰是在聯合國的大轟下進行的反侵略戰爭，除了北韓、匪共和蘇俄是聯合國的公敵之外，舉世各國不是與美國並肩作戰，就是精神上支持這聯軍的首領。當時既無須華府去爭取與國，更無須它去要求第三國斡旋和平。所以簡直沒有國際政治戰線的存在。

今日的情況恰恰相反。蘇俄顯為北越侵略的幫兇，美國竟長期忍氣吞聲，多方謀求她同意召開日內瓦會議，進行越戰的和談。可是莫斯科的反應，不是以北越的條件為搪塞，就是以嚴拒的口臉，作攻擊的宣傳。

匪共是北越侵略的主兇，早在去年四月間詹森的巴特摩爾講詞中已作明白的指證。但年餘以來，華府當局仍不斷地企圖不至使它孤立；要求與它「搭上橋樑」；甚至期待與它達成「和好」。諸如此類的單戀表示，所換得的是什麼呢？不都是那含血的惡罵或戰爭的恐嚇嗎？

美國因求和迫切，多方對匪、俄暴露其政策的弱點，直接增長了匪、俄放肆欺凌的氣餒，間接影響到盟邦與友邦仗義赴援的決心。中立國家則乘機圖利，買空賣空，使得美國面臨的國際政治戰線益加繁複了。

河內是越共侵略的策動和支持者。它且已是越界南侵的直接主力了。美國以它為謀和的對象，年餘來沒有片刻的放鬆。遠的事實不可不提，只就六月底美機開始空襲河內海防區以前的短期間，華府運用國際的各種關係，向河內進行和平試探，已可見爲了和談，牽連的國際政治戰線，實在是錯綜而又微妙了。

加拿大特使、遠東問題專家羅恩寧 (Chester Ronning) 於六月中旬作再度的東行。此時他攜帶一項關於解除戰爭上升的「交換協定」建議，抵達

河內，與胡志明等磋商：停止北越部隊往南滲透，以「交換」美國停止轟炸北越。在此期間，法國的印度支那專家辛廷尼 (Jean Sainteny) 奉命再度取道北平，飛抵河內，晤胡某商談越戰談判問題。當時英外相司徒華 (Michael Stewart) 和捷克副總理沙尼克 (Oldrich Cernik) 也在倫敦密談這個問題。凡此跡象都是美國對國際政治戰線的運用，希望打開談判之門。但其無效的情形，可見於六月廿六日魯斯克在華盛頓電視廣播中的幾句話：「各方與河內已有了許多的直接間接的接觸，但自本年一月以來，我們沒有從河內得到任何消息，表示他們改變其原有的觀點——我們卅七天停炸終了時，他們所表達的觀點。」

三

六月廿九日，美機開始轟炸海防與河內近郊的油庫。據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宣稱，那是爲了阻止北越部隊大量向南滲透。我們從另一角度看，其政治的原因，無非是求和已竭盡努力，而河內還受北平的控制，色厲內荏地揚言拒絕；美國不得不如此升高戰爭，期能進一步迫它談和。這種看法的根據很多，現在只舉兩項最具權威與最合時效的文件內容。那就是在轟炸的次日——六月卅日詹森在俄馬哈 (Omaha Nebraska) 和得梅因 (Des Moines, Iowa) 日夜各一次的演說。

在那白天的演說中，他聲明：「轟炸北越的軍事目標，對使用戰爭侵犯隣邦自由的人們，增加了負累和付出了高價的承擔，並將是繼續地承擔下去。」他在那夜裡說：「北越共黨還在越過越南邊界和暗殺人命，堅持從事戰爭的時候；還在鄙棄談判的任何興趣的時候，我們必須使用我們的力量，以抵抗他們的侵略，并使用我們的力量，去試試改變他們的想法。」這仍然是以戰迫和的戰略，也是對敵人作「不談和，戰爭就升高」的警告。

在得梅因的演說中，他又開誠表明隨時隨地願直接與北越談和，并提醒他們不要誤解美國的民意測驗和政策辯論。他說：「北越共黨不必要懷疑我們的意思，假如他們願意的話，只要讓我們知道，在何時何地，他們要直接問我們能做什麼，以導致越南的和平，我必於幾小時內，派遣最親信的同事到達那裏。」又說：「我可給他們說，民意測驗是易被誤解的。民主社會中辯論的意義是易被誤會的。一個不求苟同的國家所具有的真實性質是易被錯作

判斷的——並把我們的歧異誤認作弱點了。」

這次演說歸結的話是：「美國人民絕沒有在作戰中遺棄過一個盟友；現在我們無意放棄越南。美國人民選舉為他們的總統的人決心尊重我們的承諾，並與越南人民站在一起，直至侵略已經終止，美軍可以回國。」

俄、得二城的演說不啻是配合擴大轟炸的政治行動。跟着又是一條國際政治戰線的展開，印度總理和英國首相相繼作俄京之行。

他們訪俄的任務都與越戰謀和有關係。行前各擺出一種「和事佬」的「公平」態度。甘地夫人表示希望美國停止轟炸北越，并建議舉行日內瓦會議，進行和談。韋爾遜發表談話稱，他不支持此次美國的擴大轟炸，但仍支持美國對越南的立場。儘管如此，他們的這項任務都失敗了。

甘、韋此行失敗，原在人們意料之中。因為在他們先後抵達莫斯科之前，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已促成華沙公約政治協商會議——公約國最高層會議發表一項「聲明」，極力詆毀美國「在越南的侵略戰爭」；強調支持北越解決越南問題的四項條件；揚言北越如有要求，將派遣志願軍赴援；呼籲各國朝野制止美國的侵略及支持越南人民。

此次出席布加勒斯特這一會議的七國中，有些國家是接受美援，而對俄漸形離心的，今竟參與對美作如此露骨的敵對行動，足見華府的援越政策未得他們的了解。這是山姆叔在國際政治戰線上需要警惕的。

匪共除了透過宣傳工具給章、甘以辱罵之外，一面正式聲明，決以中國大陸作為「越南人民的後方」，以支援他們「要與美帝國鬥到底」，而實施的「局部動員」，一面公開指斥蘇俄對美國的擴大轟炸，聲明不影響俄、美共謀裁軍的合作關係，乃是一種最露骨的「出賣越南人民的行為。」

匪、俄的關係儘管如此，他們不讓北越與美國談和，而要以北越為他們的代理戰爭的工具，去拖長戰爭，困擾美國，使她的國際聲望多受打擊；她的內部紛擾更加嚴重。這是匪、俄雙方一致的陰謀。

四

其實匪、俄為貫徹這種陰謀，他們最重視的條件，為美國國內反戰運動的擴大與升高。這種運動多由共謀操縱；反戰團體的領導階層多由核心共黨份子組成。這兩項事實是美國眾議院調查違反美國利益活動委員會經長期調

查和四天（八月十六至十九日）聽證的結果而宣佈的。這一宣告對美國部份人民也許是一種驚異的消息，但在匪、俄早已心中有數了。

國際共謀在美國開關政治戰場，以破壞她的援越戰爭，原不待眾院調查的宣告，纔見分曉。去年秋天，美國各地「強教」集會盛行。聯邦調查局長胡佛會根據各種證據，向眾院發表證詞，證明了加州大學和威州大學的「強教」，都受共黨組織的操縱。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有個調查小組，調查去年「強教」時期的反戰運動。最近它發表了一本報告書，指證那些運動與共黨滲透活動的密切關係。凡此攸關國家安全的正式文件，也許為部份美國人所不感興趣的。

因此可知，由於越戰異乎韓戰，而有它的特殊性，美國不但需要協助越南政府，去消弭其國內的政治戰線，還需要單獨周旋於廣大複雜的國際政治戰線，而且必須對付其本國內的反戰運動——少數美國人在國內替共黨打的代理政治戰爭。

最明瞭這些情況的，當莫過於美國的總統。七月廿二日，他對記者發表談話，指出反越戰的有三種人：「共黨份子、和平主義者和沒得正確報導的善意人們。」

這第一種人導演的反戰運動，步步上升，成績可觀。這固由於國際共黨不斷地物質供應，美國姑息份子的歪曲言論和蠱惑宣傳也是強大的助力。去秋在各大學的「強教」大會中，「自由學人」的反戰言論；今春國會聽證時，若干「專家」的懼共言論，對於反戰運動的進展，都有相當的貢獻。迄今他們有能覺悟那是共黨的統戰陰謀嗎？恐怕很少！因為，一般地說，在姑息主義者的心目中，凡揭發共黨陰謀的，都是麥加塞主義者！（Mc Carthyists）都是他們所要排斥的。

姑息言論不僅是反戰運動的一種助力，而且已構成反戰運動的主要動力了。就現狀看，美國的姑息主義者已成了共黨的精神俘虜，替共黨作無代價的實力。他們在智識界中大都具有名望，因之姑息論調影響所及，已有積非成是，黑白混淆之概。華府也會動員專家學者，以「說實話」為應戰的主要武器。但事出被動，且接力不足，致成效未彰。

美國要解散內部的政治戰線，必先肅清滲透的共謀。這在華府是個難題。依美國的政制，政黨是集會結社的一種；此種自由受憲法的保障。但因共

黨組織有國際性的關係，所以美國有幾種法律，如「史密士法」、「麥加朗法」和「巴特勒法」(Alien Registration Act, Internal Security Act, Communist Control Act)對有關暴力活動的處罰或監禁。對美共組織的人事、經費和活動作登記和報告等事項的規定與限制。如有違背，經法院判決，應受制裁。但美憲增修第五條中規定：「不得強迫刑事罪犯自證其罪。」美共份子每以此為其犯罪而不招供的護符，使得法院無從判罪。雖經後來通過的「豁免法」(The Immunity Act of 1954)圖予補救，但仍無甚效果。因此之故，政府每賴聯邦調查局作偵查與監視的工具而已。

越戰是「不宜之戰」。第二次大戰時羅斯福總統根據「總統為全軍統帥」的職權，發布一種反間諜活動及反破壞行動的行政命令。(The Executive Order of February 19, 1942)隨後取得國會通過一項決議案，予以支持。此種往例非今日所能援用。如果華府對越戰改取徹底求勝的政策，以主動的戰略，去達成制勝的目標，則民心士氣必更振奮，戰爭必能及早結束。在此情勢下，共諜的活動立見幻滅；國內外的政治戰線也都平息了。真正的榮譽的和平從此建立起來。

五五年八月廿五日

國際法院之西南非洲案

雷崧生

壹

今年(一九六六年)七月十八日，國際法院宣布以八票對七票的多數，確認衣索比亞與賴比瑞亞兩國，並無就西南非洲問題，而對抗南非共和國，提起訴訟的法律權利。換言之，國際法院拒絕受理衣、賴兩國對南非的控訴。這個歷時六年的著名國際案件，竟未導致一個實質上的判決，而僅以一個程序上的障礙，避重就輕地草草結束，曾引起聯合國會員國與全世界法學人士的驚愕。非洲國家的憤懣，更是不言而喻的。

貳

西南非洲原為德國的殖民地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，德國同意交由主要戰勝國予以處理(凡爾賽和約第一一九條)。英法等國決議建立西南非洲為第三級委任統治地，置於國際聯合會委任統治制度之下(國聯盟約第二二條第六段)，南非為其受任統治國。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，西南非洲的委

國際法院之西南非洲案

任統治協定，為國聯的理事會所認可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國際聯合會宣布解散。其委任統治地都先後地改建為聯合國託管制度下的託管地(憲章第七七條)。西南非洲是唯一的例外。南非要求予以合併，而為聯合國大會所拒絕(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議第六五號)。

為着確定西南非洲的國際地位起見，聯合國的大會曾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，通過決議，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，作為大會考慮西南非洲問題的指南。

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，國際法院發表其諮詢意見如下：

一、西南非洲是南非在國際委任統治制度之下所負責的領土(全體一致)。

二、南非繼續負有盟約第二二條與委任統治協定下的國際義務(如轉送當地人民的請願)；由聯合國行使監督之權(如收受常年報告與請願)，由國際法院代行常設國際法院的管轄(十二對一)。

三、西南非洲得根據憲章第十二章的規定，改置於託管制度之下(全體